

文学：

Criticism

山东文艺出版社



批评丛书

E pīpíngcóngshū

文学：行动与联想

李敬泽 | 著

文学

卷一

1994

1994

1994

动与联

山东文艺出版社

Criticism

[e]
批评丛书

E p i p i n g c o n g s h u

李敬泽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行动与联想 / 李敬泽著.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5

(e 批评丛书)

ISBN 7-5329-2342-8

I. 文…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828 号

- | | |
|------|--|
| 主管部门 | 山东出版集团 |
| 集团网址 | www.sdpress.com.cn |
| 出版发行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 电子邮箱 | sdwy@sdpress.com.cn |
| 地 址 |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
|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 980 × 680 毫米 1/16
印张 / 11.25 插页 / 2 千字 / 172 |
| 印 数 | 1-5000 |
| 定 价 | 17.00 元 |



李敬泽，1964年1月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先后迁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

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理论批评及散文文集《颜色的名字》、《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纸现场》、《河边的日子》、《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漠视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应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

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 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〇〇〇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人选名单。就连“e 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 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序：话说给谁听？

过年前，荆歌四处抓人做对话，题目是——《小说与性》。不幸我被他抓到，跑也跑不掉，只得跟在苏童、兆言、林白和飞宇后面敷衍。各位老师都很严肃，很认真，但严肃而认真地讨论完了，我忽生疑虑：我们的话是说给谁听的？

除了艺术的表现权利之外，我们关于这个题目的思路大约有二：一是“启蒙”的，不要假正经，不要压制人性等等；二是“反启蒙”的，当然要谈到“身体”，福柯式的“身体”。一正一反，左擎盾，右执矛，回到中国的现实四处打量，我觉得其实找不到对象：早就没人需要你的“启蒙”，而“身体”，它在这里从来就不曾是福柯所分析的“身体”，这个时代把身体的放纵和倦怠当做“解放”。

如果这些话与中国人的真实境遇无关，与我们的经验和心灵无关，那么，话说给谁听呢？当然，我说给荆歌、苏童、兆言、林白和飞宇听，互相说，互相听，如同操练顺口溜或者绕口令。

我们脑子里有成串儿的顺口溜，最近韩少功就指出了一条：“存天理，灭人欲”。朱夫子这话五四运动以来成了读书人的众矢之的，但揆其本意，人欲是与天理相对的范畴，抽象而宽泛，并非朱夫子不让做爱不让人活。韩少功说得对不对我不敢妄言，但近读《孟子》，开篇就说“何必言利”，“上下交征利”则不成个世界也——这话也是被顺口就批的，但我看来看去，觉得孟夫子说得不错，两千几百年前，还是文明上游，先哲不趁早立下点规矩，后人岂不混成了衣冠禽兽？

最近读古书，读多了就觉得脑子里好多现成的顺口溜其实不成立，比如，自十六、十七世纪，西方人就说中国是集体主义，到了二十世纪，终于弄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好意思，打出了个人主义旗号。但仔细看看，其实中国自古就不比西方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孔孟、《礼记》，那是理想，我们把古人的理想当成了古人的现实，结果呢？我们的话如同玻璃墙上的画，



风雨一来就消失无迹，如今的中国人依然和古时一样，不是什么集体主义，当然也谈不上个人主义，真实的状态在现有的概念之外。

所以，我要问的是，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话是否有个对象在，这个对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进一步再问：我们说话时自己在不在？我们的理论、道理是否经过了我们的“本心”的检验？或者我们已经把本心丢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排除先在的教条、框架，直接、无畏地面对中国人的经验和心灵的能力？

——这是一个有关“说话”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关文学写作的问题。

以上是为《南方文坛》今年第二期写的卷首语，重看一遍，觉得可充本书之序。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须做说明。

首先，这并非一部“自选集”，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发表的文章，第二部分的时限是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二年，两部分文章以前均不曾收入文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新书”。第二部分文末均注明发表年份，以便读者了解说话的背景。

其次，书中收录了三篇对话，《小说的可能性》最初由金瓯整理，《神性之大美》、《对都市生活的另一种书写》分别是我和红柯、野莽的笔谈，特向三位朋友致谢。

最后，感谢吴义勤教授，在他的耐心督促下，我得以完成本书的编订。

2004年2月9日凌晨

目 录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1
序：话说给谁听？	1

2003 年—2004 年

远行者和离家出走者的小说	
——《小说极限展 2004》导言	3
陈希我：提问者	6
须一瓜：尾条新闻，头条小说	9
张楚：真正的文学议程	12
反对 CEO 的写作，以汪若为例	15
对话：小说的可能性	
——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讨论	18
关于评奖和长篇小说	
——在《羊城晚报》“花地”论坛的发言	26
写实与超越写实	
——2003 年的长篇小说	28
天塌地陷与细水长流	
——就鼎均文学奖答《楚天都市报》问	30
一个常识，以北北和董立勃为例	33
读《江南》记	36
鬼子：通过考验	41
一个女人的战争	
——《战争传说》	46



乡村世界的奇特人物	
——《日子三部曲》	48
注定不高的生活质量	
——《我的生活质量》	51
怀着梦想，直追真相	
——《吃晚宴的男子》序	53
在原野，跋涉	
——《新鲁院文库》总序	55
读无尽书	
——关于 2003 年的书	57

1996 年—2002 年

宏大的对话	63
广西的“三剑客”	66
一九九六年前后的小说人物	68
柏树形神	72
集梦爱好者	
——关于李大卫	74
关于毕飞宇的自由联想	77
精致的淘气	
——《莽原·敬泽推荐》导言	80
张生的战略和战术	
——《莽原·敬泽推荐》导言	84
过几年你要是问起徐庄	
——《莽原·敬泽推荐》导言	86
预演都市神话	
——《莽原·敬泽推荐》导言	88
打入敌人内部	
——《莽原·敬泽推荐》导言	90
关于《外衣》	92

可能性在前方	
——《都市里的家族》	94
一张招贴	97
面对现实的文学	100
夏商的浪漫	
——《休止符》	103
“好人”与想象力	
——《女人与油田》	106
行动的激情	
——《组织》	109
青春热血到“我”和“他”	
——《东海·新文本》导语之一	111
先锋到无数魔瓶	
——《东海·新文本》导语之二	117
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	124
坐看云起时	
——《新时期文坛风云录》	126
为“媒体批评”一辩	128
“想象”的探险	
——《美女作家》	130
王荒的雅与俗	132
“大多数”的诗学	
——梁平诗选	134
“无用”的事与失乐园	
——《走婚》、《炎黄》	136
对话：神性之大美	138
对话：对都市的另一种书写	146
孔雀的胆汁	
——《摇曳的教堂》跋	151
我们可疑的成长	
——《春天的 22 个夜晚》	154



良心、难度，等等

——《好爹好娘》 156

文人守松 158

点滴之评 160

跋：高眼慈心李敬泽 李 洱 165

2003 年—2004 年

远行者和离家出走者的小说

——《小说极限展 2004》导言

在此，我试图展示中国小说写作的诸种可能性——

陈希我，他从肉体、从物质出发追究我们的灵魂，由此他为中国小说探索一种崎岖艰危的精神向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家们猝然遭遇消费的时代，肉身华美丰肥，它几乎覆盖一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是“饥饿”的主题，历史的、肉体 and 精神的饥饿，而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是“饕餮”，肉体 and 物质是这一时期文学闪闪发光的主角，新的经验令人炫目、令人震惊地印证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我们当初显然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厌倦和麻木，肉身沉重，吃饱了的肉身更为沉重。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饥饿”主题最终推动出莫言、阎连科那样盛大激越的感官世界，那么九十年代的“饕餮”竟很快昏昏欲睡，似乎力必多已经耗尽，但筵席迁延不散。

陈希我使“饕餮”的主题获得新的方向和力量，他的策略惊人地简明，他就是向所有饕餮者发问，问到底：有意思吗？有意义吗？在这红尘滚滚的俗世中我们如何梦想天堂又如何身陷地狱？

但陈希我的质问空无依傍，他在假扮上帝。而上帝，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他面对的人群不知何为罪也不知何为罚。

——文学的艰难和寂寞令人沮丧。一个小说家，当他想象和规划人的命运时，他并非随心所欲，他必定怀有关于人的某种根本信念。对小说中的人物、对小说之外的读者，这种信念如同空气、水，如同大自然，是一切得以发生的条件。如果这种信念不存在，命运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小说家们在书写“现实”时讲了无数故事，提供了无数细节和姿态，但是他们却无从表现命运，他们能够抓住的只有此时。

换一种说法：如果仔细观察有关当代生活的中国小说，你会发现，那



些故事里基本上没有死亡，大地阳光普照，死亡的阴影全消。即使是一个人物死去，这也仅仅是一个错误，一个偶然。小说家们如同司机，他和大街上千千万万的驾车者一样，把死亡理解为意外，它不能对我们风驰电掣的飞奔构成疑问。

没有死亡，当然也就没有命运，有的只是津津有味的利害得失。死亡的缺席，表明中国小说家缺乏对生活 and 生命提出根本追问的意愿和能力。当然，如果把小说家放回人群，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无能反映着更为广大的荒凉，生命正在被消费，生命并未成为思考和追究的对象——也许深邃的焦虑在人群中隐约涌动。但是，这种焦虑是无名的、无形的，它找不到语言，我们已经失去或者竟从来没有过关于生命之终极的普遍的、深入人心的概念、象征、表意系统。

这就是小说家的困境，生命的意义疑难在我们的思想、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都未经深思熟虑，小说家要在荒野中搭盖房屋，没有砖瓦厂、建筑队、工程师，他甚至不敢肯定这幢房屋将会有人来住。

所以，我理解陈希我那种艰难、偏执，有时是枯燥的努力；我赞叹须一瓜的机智。我在此选择了她的《04:22，谁打出了电话》和《蛇宫》，这大概是她仅有的未能在文学界广受称道的作品。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编辑和批评家们有多么狭窄，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混杂的风格，除了平滑的“写实”，中国的小说容不下古怪突兀、疯狂喧哗，好像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现实”真的如此平滑单调。而这两篇小说中，我所推重的正是那种混杂的、不和谐的、浓烈甚至俗艳的风格：展示一观看的元素、警匪片的元素、恐怖片的元素、新闻调查的元素等等，这些元素构成了大众的想象域，大众由此理解和想象现实。须一瓜的机智在于，当陈希我一刀一斧、大汗淋漓地克服困难时，她轻巧而快乐地借用和篡改大众表意系统中的各种策略和符号，由此她达到了与陈希我近似的目的——提出根本性的追问。

在陈希我那里，人孤独、痛苦地探索自身的命运，在须一瓜那里，人在庸俗的想象中忽然遭逢了“上帝”。而张楚，他没有陈那么坚决，也没有须那么精怪，但他的眼光比陈和须要更为复杂，有更强的经验敏感。张楚比陈和须都更为“现实”、更为谨慎，他更贴近我们如同一潭泥浆、难以命名和言说的生存经验，他从中寻找、辨析命运的蛛丝马迹。